

现代汉语 逻辑初探

陈宗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代汉语逻辑初探

陈宗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代汉语逻辑初探

陈宗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116,000字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00,000

书号 2002·230 定价 0.41元

目 录

序 章	1
一 现代汉语逻辑研究什么?	1
二 为什么要研究现代汉语逻辑?	3

上编 词句的逻辑

第一章 思维和语言的矛盾	7
一 理论研究中的混乱	7
二 思维和语言的对立统一	11
三 思维和语言的对应关系	16
四 语言的表里	20
第二章 概词	24
一 概念的语词形式——概词	24
二 识别概词的方法	28
三 简单概词	32
四 复杂概词	37
五 多义词、同音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的逻辑问题	42
六 概词的运用	47
第三章 命题	53
一 判断的句子形式——命题	53
二 命题的常项和变项	57

三	简单命题。命题的改造	63
四	复合命题	68
五	复合命题(续)	74
六	命题的表里	78
七	命题的运用	84
第四章	推论	90
一	推理的语言形式——推论	90
二	推论的识别	93
三	复句形式的推论	99
四	句群形式的推论	104
五	论证	109
六	推论的阶级性	114
七	推论的逻辑性	118

下编 文体的逻辑

第一章	引论	125
一	从分析到综合	125
二	逻辑关系	128
三	文体的逻辑概说	134
第二章	论说文的逻辑	138
一	立论	138
二	驳论	142
	附录：《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及其逻辑研究	147
第三章	记叙文的逻辑	153
一	中心与选材	153
二	记叙的顺序	157

附录：《伟大的淮海战役》及其逻辑研究	162
第四章 文学作品的逻辑	166
一 生活的逻辑.....	166
二 文学作品逻辑的特点.....	170
附录：《乌云一片》及其逻辑研究	175
后 记	179

序 章

一 现代汉语逻辑研究什么？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人们的思维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形式，例如英语的、俄语的、日本语的、斯瓦希里语的、乌尔都语的。现代汉语逻辑是研究思维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形式。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看，这里研究的不是现代汉语的其他方面，而是它的逻辑。

在古代，对语言和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未分科的知识领域。英语“Logic”（逻辑）一词导源于希腊语的“λογος”（逻各斯）。逻各斯原来就兼有“思维”和“语词”的意思。西方逻辑学祖师亚里士多德，其逻辑研究就是从语言出发的。他在逻辑著作《工具论》里，对于词汇、语法和修辞都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把语言研究和逻辑研究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古代墨家有著名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逻辑思想，其中的“名”、“辞”、“说”，既指思维的概念、判断、推理本身，也指概念、判断、推理的汉语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随着语言和思维研究的深入，逻辑学逐步地从语言和思维的统一体中抽象出来；语言学也形成独立的科学。十七世纪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发表了《新工具》，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研究了“归纳逻辑”。十九世纪德国黑格尔批判了以往逻辑学中形式和内容相割裂的形而上学观点，建立了唯心主义的辩证逻辑体系。语言学也在历代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于十九世纪初年形成语言学的理论部门——普通语言学。语言和逻辑分科以后，都获得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引起这两门科学划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总结认识论的全部历史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辩证逻辑。一九五〇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研究的新阶段的开始。

科学的继续发展，往往需要就两门或几门科学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产生了边缘科学。例如生物物理学就是生物学与物理学的边缘科学；而生物化学则是生物学与化学的边缘科学。数理逻辑是介于数学和逻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①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数学和语言学的边缘科学——数理语言学以及自动机逻辑学，并且设计了能够从事翻译、整理与查询资料的逻辑机器。把现代汉语和逻辑结合起来研究，从发展上看，很可能将出现一门新的边缘科学——现代汉语与逻辑的边缘科学。它不会代替汉语，也不会代替逻辑，而是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即思维的现代汉语形式进行

① 关于数理逻辑的性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有人认为它是现代形式逻辑；也有人认为它是数学和逻辑的边缘科学。

研究。

二 为什么要研究现代汉语逻辑？

学点文法和逻辑，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掌握一定的语言和逻辑知识，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于宣传、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逻辑从来就被认为是人们的认识工具，而语言则是交际的工具。现代汉语逻辑，如果终将作为一种语言和逻辑的边缘科学，那它一定以它的认识作用和交际作用而成为我们从事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得力的工具。

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有助于学习各种知识。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现代汉语逻辑，能够帮助我们阅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中文译本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理解革命导师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掌握现代汉语逻辑，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学习业务知识，钻研科学技术，欣赏文艺作品，汲取他人从事三大革命的经验。总之，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有助于正确地了解他人的观点。

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有助于表达思想。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无论说话、写文章，都必须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这里既有逻辑问题，也有词章问题。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无疑地将会增强表达效果，使自己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有力。

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有助于发展思维能力。我们用现代汉语思维的人,掌握现代汉语逻辑,能够帮助我们自觉地运用思维规律,把三大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想加工,实现到达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不断提高认识事物的能力。

掌握现代汉语逻辑,有助于驳倒各种谬误。在同错误思想言论的辩论过程中,掌握现代汉语逻辑,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抓住问题的中心环节,确切地表述自己的意见,说服对方,明辨是非。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经常用谣言和诡辩欺骗人民,必然存在语言逻辑不通的地方。从语言逻辑上揭露论敌的矛盾和紊乱,也是批评论敌的一个重要方法。

现代汉语逻辑的研究,还将有助于发展逻辑和语言科学,有助于数理语言学的发展和逻辑机器的改进。

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现代汉语逻辑的认识作用和交际作用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一般讲来,表达自己思想和了解他人观点构成交际作用;反驳谬误既要了解对方的观点,又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发展思维能力属于认识作用。可是,明确的思想决定明确的表达,善于表达的人也必然善于思索。准确、鲜明、生动的表达的过程也是认识的过程,了解他人观点的过程同样是认识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说,思维能力的发展又有赖于社会交际。许多深刻的思想,就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形成和深化的。一个从来与世隔绝的人,既不需要语言,也不会产生思维,更谈不上思维能力的发展。^①

现代汉语逻辑,至今还没有过系统的研究和专门的著述。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现代汉语逻辑的探索，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① 据《化石》杂志 1977 年第 4 期载：1920 年，印度从狼群中发现了两个女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狼孩刚被发现时，有嘴不会说话，有脑不会思维，每到午夜，就引颈长嚎。其中大女孩智力发展，也只相当于六个月的婴儿。

上编 词句的逻辑

第一章 思维和语言的矛盾

一 理论研究中的混乱

思维和语言的矛盾,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许许多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写过许许多多的文章和著作,作出许许多多的贡献。但是,也确有一些学者文人,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未能搞清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造成了理论研究上的混乱。概括起来,大抵下述四种情况。

(一)把思维同语言割裂开来。

一百年前的江湖骗子杜林,就认为思维可以不通过语言。他胡说什么“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针对杜林的谬论,恩格斯嘲讽地指出:“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①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81页。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语言学家马尔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在语言学上散布了很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对于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他硬说思维可以完全摆脱语言的“自然物质”，人们的交际可以不用语言，而借助思维本身就能办到。斯大林指出马尔“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并且阐明思维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

（二）把语言过程归结为思维过程。

十七世纪，法国波尔—罗雅尔学派倡导一种“普遍语法”，从人类思维的共同性推出人类语法的普遍性，认为逻辑既然只有一种，那么语法也应当只有一种。中国清代语言学家马建忠也有类似的观点。在《马氏文通》里，他忽略了汉语的特点，以拉丁语法来勉强地解释汉语。

列宁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② 无论波尔—罗雅尔学派或者马建忠，他们看到了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否定语言的民族特点，形而上学地把语言的过程归结为思维的过程，把思维和语言等同起来，因而真理也就成了谬误。

①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31 页。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57 页。

(三)把思维过程归结为语言过程。

这是把思维和语言等同起来的另一种表现。

二十世纪初年，德国新康德学派茅特纳，在他的《论语法和逻辑》一书中断言：“假如亚里士多德说汉语或达可他语，那末他所创立的将是完全另一种逻辑，无论如何完全另一种范畴学说”。^①茅特纳从语言的民族性推出思维的民族性，把思维的过程归结为语言的过程。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承袭了茅特纳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模型”，即概念单位或判断形式，人们的概念、判断依赖于语言形式，各民族的语言形式不同，所以思维也不相同^②。这种反科学的理论，进而发展为反动的“人种语言学”，为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服务。

(四)把思维、语言同现实割裂开来。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特，也把思维和语言等同起来，但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思维、语言同现实割裂开来。布龙菲尔特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说思维是“谁也没有看见过的”不存在的东西。他认为思维就是语言，而语言则同狗叫一样，是生物一系列的刺激与反映过程。^③这样，他就否定了思维和语言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思维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这一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原理。

① 引自岑麒祥：《普通语言学》，第54页。

② 参阅上书，第52—53页。

③ 参阅上书，第49—50页。

英美等国的语义学派也有人把思维、语言同现实割裂开来。按照他们的观点,一般概念只是一些符号、一些声音的组合,并不反映任何实在的东西;什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祖国”、“正义”等语词都是毫无意义的虚构。美国切斯认为,社会上一切的不幸和苦难都是“言词的暴政”所引起的,因此只要改善人们的语言,就能彻底解决社会的一切争论和斗争。他说:“如果语义学的知识能够普及,使人们能够注意到传达上的错误,那末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灾祸就不致发生了”。^①这种麻痹人民斗志、挽救资本主义危亡的企图,当然是很可笑的。

对于思维和语言关系的研究中的混乱,特别是资产阶级学者一系列的谬误,总是与研究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不开的,结果如堕五里雾中,不能正确认识思维和语言的矛盾,弄清它们的关系。杜林把思维和语言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为他的“原则在先”的先验主义立论的。因为他是以一切天体上有意识的生物的名义思维的,如果被人类的语言纠缠着,原则怎么能够在先呢?马尔在十月革命后,组织上是个联共(布)党员,而思想上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他断言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在苏联语言学界实行军阀式的统治,成为苏维埃语言学的“溃疡”。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近代的一些流派,更表现出露骨的唯心主义和反动的政治倾向。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

^① 引自岑麒祥,《普通语言学》,第57页。

学,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思维和语言的辩证关系,改造旧的形式逻辑和语言学说,建立科学的语言逻辑。

二 思维和语言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① 思维和语言既不是彼此割裂,又不是互相等同。它们是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彼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思维和语言绝不互相等同,而是彼此对立,各有各的特点。

思维是精神的,语言是物质的。思维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一种机能。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感官接触事物,通过神经达于大脑,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人们实践的继续,将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产生了概念、判断和推理,跃进到理性认识,即思维。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② 思维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部联系和规律性。思维既然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因而它是精神的东西。语言是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